

# 木箱情缘

岳伦春

在我的起居室里,珍藏着一口红漆木箱,它长两尺余,宽一尺许,做工讲究,小巧轻便,易于携带,色泽鲜亮,耀人眼目。这是一件极其普通的家具,用松木制成,在农户家里随处可见,可它于我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每当我看到它时,就会有一种温情缓缓升起,充斥着我的全身,仿佛有无穷的力量注入我的体内。此际,奶奶那慈祥又和蔼可亲的面容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奶奶本是湖北巴东人,年幼时随母亲改嫁到毗邻的重庆巫山一户人家。还是解放前,她二十岁那年嫁给了我爷爷,连同她一起来的就只有那口红漆木箱,里面叠放着几件简单的衣物,这便是她所有的嫁妆。

十岁那年,我到三十里外的区中学读初中。陪伴我左右的就是奶奶那口红漆木箱,里面放着我的衣服、书籍。周末回到家,奶奶总要为我做上一顿好吃的,走时又用玻璃罐装满各种咸菜让我带到学校,让那掉在地上也捧不散的玉米饭团多了一些家的滋味。

后来,我上了一所中专学校,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那天,我们起得很早,雾气还在村子上空弥漫着,雀鸟在门前的竹林里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匆匆吃过早饭,太阳才从对面的南山探出头来,绚烂的霞光照耀着我家的土墙瓦屋,父亲背着捆好的被子等行礼,我提着奶奶那口红漆木箱,依依不舍地踏上求学之路。奶奶一直送到村口,她频频地挥动着右手,我分明看到她那枯井似的眼里噙着浑浊的泪珠,嘴里却不停地叮叮咚咚嘱咐:“慢点走,路上小心点,记得来信哟!”我哽咽着说:“要得,要得。”此刻,我不敢回头看奶奶,害怕一回眸便抑制不住自己滂沱的泪水。

四年的中专生活,那口木箱与我形影不离。木箱里除了衣物外,更多的是一封封家书,父亲常常在信中讲道:“你奶奶总是念叨起你,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吃不饱,穿不暖。”每每读到这些文字,泪水就会迷蒙我的双眼。

奶奶一生是勤劳的。哪怕在古稀之年,仍坚持下地劳作,屋旁的菜畦里,总见她忙碌的身影,看到那些碧绿而挤挤挨挨的蔬菜,她的脸上就会漾起层层笑意。记得小时候,我影子一样跌跌撞撞地跟在奶奶身后。她总是头裹白头巾,脚踏“三寸金莲”(因裹了小脚),步履蹒跚地走在蜿蜒的山路上,那条大黄狗总在前面摇晃着尾巴,时不时“汪汪”地狂吠几声,追赶着牛羊钻进后面密密丛丛的树林里去,有时牛羊寻得一片丰茂的草地,一头扎进去,任凭千呼万唤就是不肯出来,奶奶只得四处找寻,衣服被荆棘挂破

了,手也被划出道道口。直到夕阳西下,奶奶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肩上扛着一捆柴草,披着晚霞赶着牛羊回到家中。

秋收时节,午后阳光正好,奶奶在院坝里铺上篾席或是厚厚的胶纸晒稻谷、玉米,她坐在门口一边纳鞋底,一边不时用“响杆子”敲一下门楣,发出声响以驱逐前来偷食的鸟禽。有胆大的警惕地四下里望了望,不见有人来,又蹑手蹑脚地继续享用它的美餐。奶奶有时也起身去追赶一下,久而久之,这些鸟禽越来越胆大,简直目中无人,奶奶无可奈何地自语:“反正是吃,你们吃也一样吧。”

奶奶为人和蔼,心地善良。在我的记忆中,邻里之间因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或是夫妻间闹矛盾,就会请她前去调和,她常常奉劝他人“人生在世,和气二字”。奶奶相信万物皆有灵,我们小时候贪玩,经常在屋外墙角边找到虫子或蚂蚁的洞穴,一瓢水灌进去,然后,我们又抓住那些没被水淹死的虫子或蚂蚁,把玩一会后将它们捏死,奶奶就会呵斥我们:“它们也是一条生命呢!”每当看到流星从蔚蓝的夜空滑落,奶奶就会充满忧郁地喃喃自语:又有一人离开了世间。

那是一个冬天,寒风潇潇,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大地一片洁白,我们正围着火炉烤火。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拄着一根拐杖,颤巍巍地来到门口,躬着身抖抖索索地道:“主人家行——行好,给——给点吃的吧!”奶奶赶紧将他让进屋来。只见那人破烂不堪的帽子上、衣服上满是雪花,苍老的脸上布满了尘土和污垢,脸色十分苍白。奶奶旋即打来一盆热水让他洗脸,转身又从灶屋里给他盛来热饭热菜,看着老人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闲聊中,才知老人家遭遇了灾害,村里大部分人都出来讨生活,老人走了几百公里才到这里。吃过饭后,老人要走,奶奶又挽留他住下来,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奶奶生性强硬,却又十分疼爱她的子孙们。我的爷爷当时任村长,他刚刚带领村民渡过三年自然灾害后不久,从屋旁一棵梨树上摔下来,没来得及留下一句嘱托就走了,奶奶那时还不到四十岁。奶奶共生育两男一女,就在爷爷去世没多久,她那十来岁的小儿子也被病魔夺走了生命。接连失去两个亲人,奶奶承受着人间巨大的悲痛,而生活的重担只能由她一人扛,即便如此,她还是送我的父亲读完了初小,既当爹又当娘,独自一人含辛茹苦地将我父亲姐弟二人拉扯成人。

七岁那年,我患上了眼疾,常常疼得直在地上打滚,奶奶万分焦急,抱起我直奔乡卫生院,

可那时卫生院设施简陋,医疗技术有限,没有查出个所以然。随后,她又同父亲一起将我背到百里以外的她老家巴东县火峰乡,找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治疗,不见好转。她又找来当地的“端公”,以驱逐附在我身上的邪魔,一番折腾,自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奶奶一生是勤俭的。在那个苦寒的年代,天空中总是飘着惨淡的愁云,正如奶奶的心境一样,她每天都在精打细算着如何将一家人的吃喝拉撒糊弄走。她一年四季都穿着补丁缀补丁的蓝色家机布衣服,虽破旧但洗得干干净净的。家里粮食不够吃,奶奶就在田间地头寻些野菜充饥裹腹。我们屋后有两棵柿子树,一到秋天,柿子开始变红的时候,那些美丽的山栖鸟拖着长长的尾巴,纷纷前来啄食,奶奶就和它们打争夺战。她把摘下来的柿子一部分剥皮后晒成柿饼,到了过年的时候就长满了白霜,象白月亮一样泛着光,甘甜可口,让人馋涎欲滴;一部分则放在屋里让其慢慢发酵,直到它变软,红红的,圆圆的,轻轻一碰就炸裂,那火红的汁液哗地溢出来,一股股香甜味瞬间弥漫开来,沁人心脾。在树枝高处总有几个幸存下来的柿子,恍若一个个红灯笼,更象一个个可爱的精灵,它那微弱的光芒照耀着山村贫瘠的岁月。在那时,这些柿子也为奶奶或多或少地减轻了一些生活的压力,尤其是那些长满白霜的柿饼也成了我甜蜜的回忆,寒假后到学校时奶奶总要给我塞上一袋,这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几分甜,忘却了人世的几多苦。

参加工作后,每次回到老家,奶奶总是高兴地问这问那。得知我要成家了,奶奶便吩咐父亲把屋后的柏树砍了给我做家具,一来柏树结实耐用,二来是要我们做一个象柏树一样正直而坚忍不拔的人吧。

一次,父亲进城来,说奶奶最大的心愿就是进城来看看我的女儿。97年夏天,我终于将她接到县城,这也是她第一次进城。她虽然是七十多岁的古稀老人了,但仍精神矍铄,这可能与她一生辛勤劳作是分不开的。对于奶奶来说又添了一辈人,她欣喜若狂,抱起我的女儿仔细端详,也许是血缘的关系吧,我的女儿不断不感到陌生,反而对着她咯咯地笑个不停,奶奶高兴地抚摸着我女儿的脸蛋。之后,她从裤兜里摸出一个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手帕,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的展开来,拿出几张折叠得皱皱巴巴的钞票塞进我手里,要我给女儿买新衣服。当我问起家乡的风土人情,她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说到某邻居的儿子上了大学,她会更加神采奕奕,眸子里闪烁着熠熠的光芒,仿佛是她自己考上了

似的兴奋。

那时,我的住房不足五十平米,一家人住在里面显得十分拥挤,做饭烧的蜂窝煤,洗澡烧的电热管。奶奶总是闲不住,一会儿扫地抹屋,一会儿又要帮做饭,我们不让她做,她却说:“做惯了,光玩还浑身不自在呢!”呆到年底的时候,奶奶坚持要父亲把她接回老家。

这一年春节,我带着妻子和呀呀学语的女儿回到故乡,陪奶奶度过了最后一个愉快的春节,回城的那天早上,雪后初晴,但寒风仍呼呼地刮着,奶奶穿着一件宽大的红色羽绒服,她将镶着白边的羽绒服帽子套在头上已戴着黑色帽子上,站在村口挥舞着双手,充满沧桑而瘦削的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别,奶奶这幅形象就此永远地定格在了我心中。

上班后的第二天,接到父亲电话说奶奶走了,这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我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明明前天还在村口送了我的,明明看见她还好好的,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当奔到她的灵前,看到她那慈祥的面容时,我不禁悲从中来,失声痛哭。母亲说奶奶吃过早饭后,感觉头有点晕就又去睡了,当天家里请了很多帮工在种土豆,中午时分去喊奶奶吃饭时,可怎么也喊不答应。母亲说奶奶走得很安详,没有经受痛苦的折磨,这也许是她平时的造化之功吧!“青山垂泪,草木含悲。”这是我在给单位老同志去世时写悼词常用的词语,可当最亲近的奶奶离去时,我却无以诉说。

“人生如客耳,有来必有去。其来既无端,其去亦无故。但其去时,各有一条路……逝者如斯夫,水花流不住。但愿着翅飞,岂肯回头顾?”奶奶就这样地走了,她与这个小山村相互厮守了五十余载,正如她说的女人是草籽命,落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这里留下了她的青春、爱恋、幸福和苦痛,更留下了我们深深的怀念。

时光飞逝,一转眼间奶奶已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而今,我们由于三峡工程建设已搬迁到新县城,房子变宽了,生活条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新颖的家俱一应俱全,出行也是各式各样的皮箱、拉杆箱,木箱也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痕,一段历史的记忆。可我一直还珍藏着奶奶的那口红漆木箱,它依旧那么鲜亮,那么灿烂,象太阳一样光华灼灼。



## 李成燕的诗

永恒

天空就高那么一点点  
被群山和苍翠围着,像儿时

我们在月夜玩丢手绢的游戏  
暑气比不过孩子们的热情

月亮像勋章,被北斗星系着  
这夜空的赞赏,我们都想获得

却并不在乎  
奖牌的金黄和银白

只有村庄安静得不露声色  
她拥抱我们,像拥抱永恒

城市名詞

就在刚刚  
一棵树上的名詞变身一只动词

它飞走了  
这让树也有了想飞的微妙冲动

城市的树上  
我是一枚小小动词

一时半会儿安静不下来  
想自己是不是一粒可数名词

那桥

那桥啊,就是一头低头饮水的牛

它站在峡口,饮动江水  
水聚拢来,山奔拢来  
连天上的云都堆积拢来。  
某一刻它打个响鼻  
太阳就匆匆赶来撑腰

它其实十分温顺,甩动时间之尾  
任凭人类的牧童横吹短笛  
甚至,它帮着人类反白夜的斑斓  
江水、山峰、云雨,以及  
关乎万物未来的高深经文



## 巫山民间笑话选

向承彦·收集整理

磨盘秤杆

对联,这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巫山口头创作的趣闻笑话中,也经常用到,虽然平仄不一定讲究,却是意味深长,妙趣横生。

有个先生嘲笑一个学生的鞋子前头裂口,出上联说:“鞋破狮子口。”

学生对不上来,回家姐姐见他愁眉苦脸,问知是怎么回事,就教他对:“袖为马笼头”。

先生说:“昨天你对不上来,今天对上了,是谁教你的?”学生回答是姐姐教的。先生想,这姑娘还有些名堂,待我访她一访。

先生来到学生家里,进门就说:“虎到堂前无人问。”姐姐在屋里回答:“龙因海底没翻身。”

姐姐招呼先生坐下,泡上香茶。先生见她貌美如花,知书达礼,姐姐见先生年轻英俊,文雅潇洒,互生爱慕之情。

先生看到墙上画着一幅莲蓬有鱼图,随口又出上联:“鱼大无秤称。”姐姐应声而答:“河深有度量。”

姐姐说:“我也出个上联,请先生对一对:树大根深,不歇无名孤鸟。”先生也马上对道:“滩多水浅,难卧有角蛟龙。”

姐姐又以石磨为题出上联:“盘大眼小,齿棱棱,吞粗吐细。”先生一下子对不上来,姐姐嫣然一笑,指指挂在墙上的秤,先生恍然大悟,对出下联:“杆长钩尖,星朗朗,知重识轻。”

先生告别回去,马上托人做媒,二人结为眷属。



## 竹贤印象

向欣

路,纤柔得就像蜿蜒的雌蛇,一切都是活的,一切又都在绿色中软了下来。

之所以有乡村旅游的诞生和发展,想必正是切合了人们的心灵需求。求静,求皈依,求禅意空,求天然偶得。朝阳坪正是一个极静极空极天然的去处,恰恰,我不会把这里称为旅游胜地,这里没有“旅游”的痕迹,不见地摊商贩,没有酒楼饭馆,她纯粹得就是一个穿着碎花裙的女子,从发丝到裙摆都不见尘埃,干净空灵,安静无欲,不求关注,不需晕染。我以为,跟朝阳坪的遇见是一种机缘,这机缘一定是来去简单,买不来的清风,带不去的滴翠。

大片野草夹杂山花,绵延数里。栏河静卧,倒映蓝天白云。伞状的林檎树,散落着冒地而

出,独自撑开,枝干黑瘦,顶端四方伸展,叶片平凡。这朴素无奇的林檎叶,巫山人称为“三匹罐”,亦被叫做“神茶”。烧上一大缸水,只需丢进去三片林檎叶,水色就会呈啤酒黄,透亮,数日不变味。算起来它是贫困人家饮用的茶水,想必正是因为不够金贵,时至今日,虽仍是不比茶叶的身价,唯独是我至爱,当得知她生长于这样的高寒之地,天然生成,无人养就,方知其味不馊自有其道理。贫贱不移,山难安老。

高山植物有她们的骨气,高山上的人,就总是与植物同根同性。当我走在去下庄的拦腰公路上,不敢靠近悬崖,不止一次在恐高晕眩的时候,去想象人们是如何在峭壁上凿出这样一条公路的?有一口水井,深度一千两百米,下

庄人就住在井底,凿一条从井底到井口的公路,远远比愚公搬走一座山更加的艰难。不搬走,只为依恋家园;修路,只为造福后代,我们把这一切称为理想或者信念,最终变成了下庄精神。路很陡,每一寸都记得那些稚嫩的修路人,记得能背起八百斤石头的大力士,记得擦干眼泪依然带头修路的老共产党员。我走下去的每一步,都是在跟下庄人靠近,他们平凡朴素,跟林檎树没有多大区别,就连骨髓和精神。重要的还有后来者,把理想和信念延伸。就在离我不远的山路拐弯处,乡政府的同志们带着多年前领头修路的老共产党员还有大力士正在勘察地形地况,不久的将来,这条石子公路将被水水泥硬化,她会成为蜿蜒在峭壁上的蛇。不是,她会成为盘踞在峭壁上的蟒。我知道,下庄精神在竹贤,注定要生生不息。

